

四战之地、四战之军

——刘伯承将军谈第二野战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训练部翻印

一九五九年五月

四战之地、四战之軍

——刘伯承將軍談第二野战軍——

金 鳳

“在全国解放战争各野战軍协同互助获得胜利之中，第二野战軍不过是战略軍位之一而已，因为二野先后作战的基础——晋冀魯豫区、中原区、华东区，这些地区都处于四战之地，二野也就成为四战之軍。在日本投降后，毛主席正到重慶主持和談时，国民党軍队就进攻上党，迫使我們打了解放战争中的第一仗。”刘伯承將軍以他特有机智，这样警辟地道出了二野的特色。熟練地用手在地图上指划着，笑着說：“二野在三年前的晋冀魯豫解放区是貫通了同浦、平汉和津浦共兩条半铁路，因而成为华东、东北、晋察冀、西北等解放区的中央大門，正象足球場上的球門一样。国民党向解放区进攻的第一球，就飞直向晋冀魯豫地区踢过来了，这就是一九四五年秋天，閻錫山乘日本投降进占了我上党各县。”接着刘伯承將軍更坚毅地說：“那时朱总司令指揮我們执行了毛主席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坚决还击，全部歼灭之’的自卫原则”他帶着深深的感动，談着当时晋冀魯豫的軍民是怎样坚决地起来保卫自己抗战胜利的果实。他說：“几万的游击武装还穿着五顏六色的便服便集合起来开上前綫去了。成千上万的民兵排成整齐的行列，参加了战勤工作；連十一二歲的小姑娘，小学生，也和大人一起修路送粮，救护伤兵。而我們的指战員又显得何等英勇！那时的軍火十分缺乏。”他回憶着十分沉重地說：“我亲自檢查过一个团，战士們所攜帶的子彈有的只有兩顆三顆，但他們都很坚决乐观地向我說：‘刺刀和手榴彈都是极有效的武器。’在上党决战中的磨盤山，老爷嶺，我亲眼看到我們的战士就憑刺刀手榴彈，打退了敌人，最后还就此擴張战果，歼灭了胡三余的援軍。也歼灭了史澤波の守軍，把上党战役打胜了。这一来子彈也有了，大炮也有了，就积下了下一次的邯鄲歼灭馬法五全軍七万人的本綫。”

“接着就是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援之下，借和谈布置了全面进攻的兵力。积蓄了大量的军火。一九四六年七月，在东北、西北、苏北、山东和大别山，到处的枪声都打响起来。”刘伯承将军谈到四战之军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就以一部分兵力调到东北的热河，西北的绥远协同友军作战，另一部分沿同蒲路作战。他自己则带了主力在陇海路和平汉铁路的矩形地带，和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到一九四七年二月，我们各个战场上的野战军执行了毛主席的“抛开城市，集结兵力，大踏步的进退，集中兵力各个歼灭进犯者”的战法，使得蒋介石全面进攻落得处处失败，法西斯者所谓“总集战”也宣告破产。于是蒋介石就不得不改变战法，集结重兵向山东、陕北东西两战场实行重点的钳形攻势，妄想会师于山海关、张家口地区，一举扑灭关内的解放军。为了要使他的所谓钳形攻势的中间地区不被我军突破起见，又引了黄河归还故道，使它横梗于晋冀鲁豫野战军地带，以当作“四十万大军”的守备。“那时，全国的目光都注视着解放军的战局，暗暗为了解放军担心”刘伯承将军说着大笑起来：“结果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指示，先肃清了我們内线战场可以机动的敌人，于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突破了敌人所谓四十万大军的黄河的守备，接着在鲁西南歼灭了敌人九个半旅，打断了敌人钳形攻势中间的铰，直向纵深突击，实行了千里的战略跃进，进入大别山，达到了长江边上，在牯岭休养的蒋介石也听到了我们武穴江边的炮声。这样直踏蒋介石臥榻之侧：可真是出乎他意料之外了”。说着刘伯承将军更高兴地大笑起来。“从此就粉碎了蒋介石的所谓重点进攻，也从此我们南线的陈粟、陈谢、刘邓三路野战军就在中原逐鹿的战场，摆成了面向南写着的品字阵势，而与蒋介石在中原的战略的重点防御相周旋了。”刘伯承将军说到达里长吁了一口气很快地他接着又说：“整个战争里然扭转到有利的形势，但中原战局从此特别紧张起来了。当我们在长江北岸的大别山、江汉、桐柏山好不容易地写上品字的第一个口字时，好在所带的军队是从大别山和洪湖的大革命时的军四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两个红军根据地出来的子弟兵现在是回到老家来了，而且陈毅、粟裕两将军所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和陈赓、谢富治兵团在店面紧接着写成品字另外两个口字，从此完成品字阵势的布局获得协同互助，终于粉碎了蒋介石的重点防御。

人們都知道二野由战略反攻轉到外綫去恢复与坚持在大別山的情况是很艰苦的。記者請求刘伯承將軍談一談进入大別山的情况。他安祥扼要的只当是一件平常事似地說着：当他們的軍隊突过隴綫，連渡黄河、黄汎区、沙河、洪河、汝河、淮河向大別山进军时，虽然在正前面及兩側平汉、津浦兩路有敌人排队迎接的九个半旅，背后送行的則有十九个半旅一共二十九个旅来追击与攔阻，但是他們还是在大別山歼灭了敌人魯道源、李振清、方先觉等都三万余人，展开了恢复与坚持大別山根据地的工作。当蔣介石在大別山增兵到三十三个旅进行所謂“重点扫蕩”的时候，他們則再展开扩大到了江汉、桐柏兩区再建立了根据地，尔后并抽出野战軍以与陈粟，陈謝兩軍互为犄角，协同作战，終於在淮海战役完全消灭了敌人在長江以北重点防御的兵力。刘伯承將軍又談到国民党在美国顧問团的教練下进行了所謂“三網（諜报、碉寨、公路）敌策”，企图来控制大別山，从保長起到縣長構成了层层網狀的諜报組織，三里五里大村小村都建立了碉堡，到处是公路貫通，敌人一得到由电话和无綫电台傳遞的我軍消息时，立刻可以調集重兵向一点实行合击，但这些終於在我們的軍隊結合了人民的力量之下慘敗了。我們派在大別山江汉、桐柏山的軍区部队以团为單位活动，一部分战斗队变为工作队分遣于各县各村发动群众，作过老苏区的大別山的老百姓是頑强不屈的，他們从大革命时起到現在遭受到国民党历次的大屠杀和大抓壯丁，許多村子荒着沒有入住，許多人全家被杀灭只逃出了个單身，但在这样殘酷的压制之下，他們有許多入还在牆縫里藏着老苏維埃时代的紅軍票子和歌子。这次紅軍回来了，他們拚着生死掩藏我們疏散在他們村子里的病号、伤兵和干部，不顧間諜搜索的危險給我們送信联络，他們說：“只要你們坚持大別山，我們一定与你們一起斗争。”刘伯承將軍怀着深沉的感情說：“这就是表现了人民战争的本質，我們所依靠的是人民，蔣介石所依靠的是碉堡，也就是說我們是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們来反对百分之十以下的人們的斗争，也就是說我們的軍隊結合人民以广大的面来包圍蔣介石孤立的点所作的斗争。这也就是二野在大別山战斗胜利以及全部人民解放軍的胜利关键”。

刘伯承將軍接着說到突破長江防綫进军江南。他說：“淮海、平津南北兩会

战是战略的大决战，蒋介石的主力从此已被歼灭，尔后他的所谓千里天险的长江防线长蛇阵，实际上就成为横摆着的一条无法动弹的死蛇阵了。我们二野与三野在华东并肩作战完成了预定的京滬杭战役，而二野则由九江贵池之线突过长江夺取徽州、金华、衢州、上饶、九江和红军诞生地的南昌深入到江西的峡江、广昌、福建的建甌、南平、沙县、浙江的义乌，而与大革命时第一方面军的老红军根据地的赣东北、闽赣、闽浙赣的久经与蒋介石作残酷斗争的人民见面。我们又重听到我们老红军根据地的人民是如何与蒋介石法西斯统治英勇斗争的事迹，重新尝到了胜利会师的欢喜，正如我们在大别山洪湖的根据地一样，我们禁不住感慨至于流涕。”

（原载北京人民日报“中国人民政协代表访问记”）